

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

中国现代  
短篇小说选

1918—1949

第三卷



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

---

中国现代  
短篇小说选

1918—1949

第三卷

中国社会科学院  
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**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（三）**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550,000 开本  $850 \times 1168$ 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24\frac{5}{8}$  插页 2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00,000

---

书号 10019·3059

定价 2.15元

## 第 三 卷

### 目 次

罗昶岚

    疯婆子..... 1

魏金枝

    奶妈.....12

    三老爷.....28

沈从文

    萧萧.....38

    丈夫.....54

    顾问官.....73

楼适夷

    盐场.....83

李健吾

    末一个女人..... 113

戴平万

    村中的早晨..... 127

殷 夫

    小母亲..... 140

## 冯 铿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贩卖婴儿的妇人····· | 154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茅 盾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喜剧·····   | 160 |
| 林家铺子····· | 170 |
| 春蚕·····   | 210 |
| 委屈·····   | 233 |

## 张天翼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皮带·····   | 247 |
| 包氏父子····· | 264 |
| 一个题材····· | 305 |
| 华威先生····· | 320 |

## 巴 金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狗·····    | 328 |
| 月夜·····   | 336 |
| 马拉的死····· | 345 |
| 某夫妇·····  | 364 |

## 艾 芜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太原船上·····   | 380 |
| 咆哮的许家屯····· | 388 |
| 山峡中·····    | 412 |
| 石青嫂子·····   | 429 |

## 应修人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旗子的故事····· | 449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耶 林

月台上..... 455

葛 琴

罗警长..... 471

吴组缃

蓑竹山房..... 485

一千八百担..... 493

天下太平..... 535

叶 紫

丰收..... 561

乡导..... 607

山村一夜..... 621

郑振铎

取火者的逮捕..... 652

桂公塘..... 668

金 丁

两种人..... 717

章 明

没有了牙齿的..... 741

陈念慈..... 752

延安人..... 774

## 疯婆子

罗 晔 岚

那时父亲和叔父尚未分开，同居在西塘的老屋，我还是一个高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因为学校在县城，离家很远，便在学校寄宿，只有逢时遇节，才能回家一次。

记不清是端午节前的几天了，三天或者是四天，但那没有甚么要紧，总之，是端午节前罢了。因为是端午节，我才能坐在一张布篷轿子里，由学校一直到家中。

在路上听到两个轿夫谈到甚么疯婆子，我当时颇为奇怪，想问个究竟。但前面抬轿的是一个素不认识的人，烧饭的老羹却在后头，想问又怕他听不见。好在这并不是一件甚么了不得的事，堆在我心头比这更重要的还多。一到家，也就忘记了。

那一学期自从清明回家祭了一次祖后，足有两个月没回家了。母亲见了我，喜欢得了不得，弟妹们更格外欢迎我，因为他们中间平空添了一个翻坛打庙的能手。连素来不十分喜欢我的婶母，也跑到母亲房里来，似乎很亲热地问长问短。这一天午餐的桌上，就有我所爱吃的清蒸鳊鱼，格外加上婶母平素收宝贝似的一把乌黑冬菜。

吃过了饭，母亲是照例要睡一回的，阿毛——婶母的独生女儿，比我小一岁——邀我过她那边去玩。我因为母亲睡了，怕惊醒了她，便答应了。

虽然父亲和叔父名义上没有分家，其实各有各的院子，各有各的油盐酱醋账，正所谓江水不犯河水，划得清清楚楚的。不过对别人说没有分家，免得人家说老太爷死了没多久，兄弟们不和，就不能住在一起了。

我到婶母那边的院子里，阿毛搬出许多玩具来。但我那时究竟已是一个高等小学的学生了，对于她那些玩具实在感觉不到兴趣，虽然她那用几根筷子缚成的小脚，及在一个火柴盒内安眠着的小毛毛，在当年也未始不引起我几分的艳羡，好几次我们还为那些东西吵过架，闹得母亲和婶母，为爱护各自的儿女，几乎吵起嘴来。

婶母也知道我过这边来了，于是拿了许多炒蚕豆灯芯糕云片糕之类，堆在我们面前。她对阿毛说：“好好跟倜哥玩，他是轻易不回来的，不要象以前那样吵嘴了。”她又笑着对我说：“同妹妹好好玩，祥哥儿同么妹子年纪都小，跟她总玩不到一块，她一个人闷得甚么似的，天天望倜哥回来呢。”说完，她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阿毛要是个儿子，也跟你一路进学堂了，你母亲的命就比我好，儿子有了两个，你又这么大了，再过几年不就有福享？我，我一个也没有，将来死了，纸都会没人烧哩！”说完，快快地走了。

关于婶母的这段牢骚，我是常听到的，不论见到甚么人，遇到甚么事，总是要扯上这一大堆，说我母亲的福气好，她怎样地命薄，没有儿子。这中间包含着两个意思：一是怨叔父老不回来，一是忌羨我母亲有两个儿子。别人起初听了，也还劝慰她几句，后来听惯了，也不再回答她，听完便悄悄地走了。但我对于婶母的这段感慨，是深表同情的。假如阿毛是一个男孩，这时已进了高小了，我读书不但有伴，在外也要少受些别人的欺侮。

因为是饭后，我空望着那些红红绿绿的灯芯糕云片糕，吃不

下肚去，阿毛那些玩具又引不起我的兴趣，意兴颇有点索然。辞色之间，阿毛也看出来了。

“侬哥，你不高兴吧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。”我回答。“要不是回来看看母亲，我想还是学堂里好玩些。”

“学堂里要读书，听说老师天天管住，有甚么好玩！”

“哼，你那里晓得。”这时，我不但摆出一个做哥哥的架子，并且拿出一个高小学生的神气，有点看不起她的样子。“学堂才好玩哩，下了课，背着先生，我们大伙儿在自修室里，画兰，捉乌龟，唱哑子戏——”

“甚么哑子戏？”

“哑子戏你都不晓得？”我这时更神气了。“哑子戏就是不说说话的戏，只用手脚做样子——说话恐怕老师要听见的。我每回总是扮广西兵，簪记尺做指挥刀，脸盆当斗笠，把袜子罩在裤脚上，不就是现成的皮靴？一口的‘烂妈海’，他们都说象极了。”

“呵，好了，我们有得玩了！”她惊喜地说。

“怎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扮一回哑子戏玩。”她说。“你，侬哥，扮广西兵，我替你去找真的兵穿的衣服。”

“我们家里那有真的兵穿的衣服？”

“有哩，疯婆子的。”阿毛这孩子一提到疯婆子，她就笑个不了。“她有一套，连军帽都有。”

“疯婆子？谁是疯婆子？”我急急地问，同时又记起轿夫的那句话来。

“疯婆子就是李妈，”她带笑地说，“妈请来不到一月的一个女工。那东西，哈哈，真是一个疯婆子，一天疯疯癫癫的，教她抹

桌子，她把洗脸手巾在凳子上乱揩，教她喂猫，她把拌了鱼的饭倾在狗食钵子里，妈说要不是她早支了一个月工钱，节前就要打发她走路的——”

“衣服在那里？”我急于想穿一套真的军装，一下忙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就挂在她屋里，你跟我来。”她收拾好那些摆着的玩具食品，起身便走。“今天是单日，她一定上张公庙求签去了，不会在屋子里的。倜哥，她那屋里好玩的东西还多着呢。”

她一面走，一面说，我在后跟着她。走过一个天井，便到一间小屋前，她指着门对我说：“就在这屋子里。”

这屋子是以前王妈住过的，里面虽然小，桌椅床铺却是摆得很齐整的。我不知在里面消磨过多少时候，王妈常是一面绩麻，一面和我讲老虎外婆的故事。自从王妈歇工回家后，我就没有再到过这屋子。

阿毛悄悄向门缝一张，对我说：“疯婆子没有在里面，她求签去了。”

她把那门推开，我向里一望，我的天，这哪是以前的样子呢！那张木架床从向阳的地方搬到较黑的一角，帐子是乌黑的，床上乱堆着一些东西，地下满是碎纸碎布，桌上乱摆着剪刀和锥子。这小屋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在它适当的地位。在靠门这一边的墙上，果然挂着的一套军装，衣和裤是连着的，远望去，象一个贴在墙上的缺头缺脚的人。

“这是她甚么人的？”我望着那套军装向阿毛问。

“她儿子的。”阿毛笑着说。“他出外打仗去了，杳无音讯。疯婆子口里天天念着她的三儿，她是想她三儿才这样疯疯癫癫的。见了远来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便问人知道她三儿的消息不？有一回

二舅从县里来，正和妈在房里谈话，谈到县里的军队拉夫，她在旁边插着又问她三儿在不在内？吃妈骂了她一顿。她今天没见你哩，等回她定会问你的。今早听说老龚下县接你，爬起来就向老龚磕头作揖，哈哈，那疯样子，求老龚去县里问她儿子的消息，老龚还骗了她半斤烧酒呢。”

“这衣太大了，只怕不合身。”我站在壁前，用手扯了扯那垂下的裤脚。“他儿子如今究竟在那里？”

“谁也不晓得，出去吃粮足三年了，据她说只回过一次信。”阿毛搬了一张凳子来。“侬哥，你上去取下来吧。妈说她儿子早死了，谁都是这样说——但是，侬哥，你千万不要和她说这话，她会哭着向你拚命的，那疯样子才吓煞人！对门张老板有一次对人说，疯婆子的儿子给红炮子穿心死了，她听见，隔街一石头，几乎把人家的豆腐锅都砸破了。”

“这样疯疯癫癫的人，婶母怎么会请她？”我爬上了凳子。

“刚来时好好的，那晓得一提到她儿子，她就疯疯癫癫的呢。妈说过了节，等一月满了，打发她走路。”

我把那套军装取下来，才发现壁上还挂着一张小相片，那相片已模糊不清了，但隐约还可看出是一个兵士模样的人，我指着问阿毛：“这大概是她三儿的相片了？”

“哪里是的！”阿毛笑着回答我。“杨裁缝的儿子不知从甚么地方拾得一张相片，她看见了硬说是她三儿的。和人家用两吊钱三升半米兑来的。刚兑来那几天，老是捧着相片傻笑，事情一点也不做，妈骂了她几次，才把它挂在壁上。”

我低头看那军装，上面有许多油垢，好象许久没洗过的样子，纽扣却又用线扎得很结实的，有几处破了的地方也补得好好的。但这几块油垢为甚么不洗去？我心里颇有点奇怪，继而想到

这是疯婆子做的事，也就释然了。

这军装果然太大，而且不知为甚么，把裤子和衣缝在一块，我穿了半天，竟不知从那里穿起。我气极了，把它往地下一惯，对阿毛说：“我就没看见疯人疯到这样，把衣和裤缝在一起，教人怎么穿？”

阿毛从地下捡起来，翻了半天，也是没法，想剪开，又怕疯婆子知道，只好快快地仍挂在原处。

我因广西兵扮不成，心头不大高兴，闷闷地走到桌边，提起桌上的剪刀和纸，随手铰纸人儿玩。阿毛也走近来，她从破布堆中翻出一只打了一半的鞋底给我看，说：“这是疯婆替她三儿打的，一天没事，坐在房里不是做鞋子，就是缝衣服，总说她三儿要回来了。”

我看那鞋底，打得比别人厚，针线也格外密，密得那白布的鞋底上象撒了一层芝麻。我问阿毛：“这鞋底怎么这么厚这么密？”

“厚吗？她还嫌不够咧。”阿毛回答说。“她说她三儿在军队里要跑长路，鞋底厚，才不伤脚，这抽斗里面有比这更厚的呢。”

她打开了一个抽斗，那里面真的堆着许多鞋底，多得比街东尚云鞋铺的架子上的还多，都是用桐油涂得黄黄的，有几双果然比刚才阿毛给我看的还要厚。我拿在手中量了量，对阿毛说：“这足有斤多重呢！”

阿毛笑着说：“妈说要是穿起来，准比上脚镣还难受。”

在抽斗的另一角里，我无意中发现一个红纸包，上面用蓝麻线扎着。我解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大叠黄色小纸印的签单。放在顶上面的一张，是张公庙第三百九十八行人上中签，签语是这样：

平贵西去别寒窑，为妻在家心内烧，  
有朝一日归家转，身骑白马腰挎刀。

解曰：“行人即至，身有财宝，衣锦还乡，归期在三五八日，大吉大利。”

以下是甚么栗公庙仙妃宫许多签语，言辞虽也吉利，似乎都不及这张好。据我的推测，这张大概是她顶得意的，所以放在最上层了。阿毛见我在翻看签单，便告诉我，这都是疯婆子每逢单日在各庙求来的，据说还有许多不吉利的签，都给她在路上扯碎了，留下这些都是好的。每逢遇着识字的人，她一定拿出来请他念，她一旁听了，仿佛很高兴似地。要是那人念得不耐烦，退了给她，她便跪在地下，哭着不肯起来，非那人念完不可。

阿毛谈完了上面那些话时，我已把这些签单包好了，等我阖上了抽斗，她却笑嘻嘻地从床下捧出一个小黑漆箱子来，放在桌上，对我说：“这里还有些好玩的东西呢，偶哥。”

我打开一看，里面乱七八糟的许多大包小包之类，塞满了一箱子。阿毛指着一个大红纸包告诉我，那是疯婆子花四吊大钱请王师公替她画的三块桃符，保佑她三儿在外平安；另有一个小纸包是她从朗公堂求来的神灰，能保佑她三儿四季清吉，其余的包内也是些神茶神符之类。阿毛这孩子不但精灵，而且记性真好，她能指出那一包是从张公庙求的，那一包是向马道姑用七尺白布换来的，说得原原本本，有头有尾。

我想解开一包看看，阿毛忙止住了我，说疯婆子对于这些大包小包，看得比性命还要紧，仿佛失了一包，她儿子的肉便要掉去一块似地。她隔不久要搬出来数一两次，口里念念不休，祈祷菩萨。阿毛能够告诉我每一包的来源，也就是听熟了的原故。

据她说，疯婆子口里念得最多的，是祈求张公真人的话，（我想与那张签多少有点关系。）开头的几句话，她几乎背得了，她学着疯婆子的口气念：“张公真人哪，有灵有圣的菩萨哪，我活了四十多岁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你保佑他平安，保佑他做官发财回来，我信妇李氏才有命哪。他要有个好歹，教我这一辈子靠谁哪……”阿毛用一种念咒的声音说出来，说完，她哈哈地大笑，我也跟着笑了。

在箱子底下，我又发现一个信封，里面并没有信纸，象是在雨中淋过似地，上面点点滴滴许多水痕，那纸已泛成了黄色，字迹淡得看不清楚，只有一排长方木印的红字，还可辨认得出是：“独立第三师第二旅一团三营二连五排绒”几个字。我拿着问阿毛：“这该是她三儿来的信了？”

“她自己说是的。”阿毛说。“隔不久要拿来一次，向人说三儿过几天又会有一封这样的信给她。每逢三五八市集的日子，便站在门外等。说菩萨托了梦给她，她三儿自己不回，信是一定有的。可是一直到如今，还没有甚么信。哈哈，这疯婆子。”

我在箱中又翻了一回，除了大包小包外，没有别的甚么，于是把它关上了，放到原来的地方。

“那里面不知还有一些甚么东西哩，”阿毛指着床的另一头一个很高的红木箱子说。那箱子上面穿了两根拇指粗的棕索子，锁着一把很古老的双剑式的紫铜锁。“每天只看见她疯癫癫地，一回说三儿明天要到了，连夜在外面买许多枣子，蛋糕，说是三儿爱吃的，一包一包往箱子里塞。她怕别人偷了去，整晚睡都不睡，老龚早上起来淘米，还看见她坐在箱子上哩。”

“全是吃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止哩，”阿毛说，“里面有绣得很好的荷包，小人儿用的手巾，木家集的纸老虎，牛角喇叭。这都是老龚告诉我的。她怕我

问她要，总说里面关了一只妖怪。哈哈，这疯婆子还想骗我哪。”

“她要这些老虎喇叭有甚么用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“起先她并不收这样东西，只天天做衣服做鞋预备她三儿回来穿。自从那回算八字的卢瞎子——倜哥，你该晓得那卢瞎子吧。”

“就是那三弦拉得很好的，替我查水厄，害得我被妈关了三天的那卢瞎子吗？”

“正是的，正是他。”阿毛连连回答。“他替她儿子算了一个八字，说她儿子如今不但做了武官，并且有了儿子了。她听了，欢喜得了不得，随即在街上买了半斤猪头肉，送到卢瞎子家里。从此以后，她就不时买些小人儿玩的东西，说她的孙子快回来了，要用得着的。见了人家手中抱着的孩子，就说是她的孙子现在该有这样大了。”

我听说那红箱子里面有些这样好玩的东西，于是提议打开来看一看，阿毛也赞同了。但箱子是锁好了的。我们想尽方法，总是打不开。又不敢弄得十分响，怕人听见。去找钥匙，却不知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急了。我弄得满头是汗，阿毛在旁不住地说：“只要找得钥匙就好了，只要找得钥匙就好了。”

我们没法，时候又已不早，怕疯婆子要回来，只好住手。阿毛这孩子真比我精灵，她说老龚同疯婆子最好，他一定知道钥匙的下落。她约我明早再来，疯婆子每早是要到朗公庙去烧头香的。我点头答应了，临走并嘱咐她，教她小心。千万不要给老龚看出我们成心要去开她的箱子，她说她理会得的。

我回到自己的院子这边来，母亲正预备要吃晚饭了。在晚餐的桌上，我告诉她今天在疯婆子屋里所见到的一切。母亲听了，摇一摇头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可怜的人，这一辈子是完了。”

“要是她儿子能回来，她也许不会这样疯疯癫癫的。”

“回来，你以为他会回来吗？”母亲又一摇头说。“他早打了，谁都知道，可是谁也不敢告诉她，就是告诉她，可怜的人，她也不会相信的。”

这一晚上，我尽在想象那疯婆子的样子和她那只红木箱子里的喇叭老虎之类。在床上又做了许多梦，梦见我和阿毛去开那箱子，居然在床上找出了钥匙。又仿佛梦见疯婆子回来碰见了我们，瞪着眼，披着发，怒视着我们。我几次从梦中惊了醒来，害得母亲起来了许多次。最后她教我和她一床睡了，我才安心睡下去。

第二天清早我就醒了，心里一面挂念着那红木箱，一面也想看看疯婆子究竟是甚么样子，是不是我昨晚在梦中见到的那样瞪着眼披着发？起床洗了脸，便过婶母这边来。刚走过天井，便看见阿毛坐在门口吃油鸡条。她见我来了，便悄悄告诉我，连老龚也不知钥匙的下落，据他的推测，大概它带在她自己的身边了，阿毛又告诉我，疯婆子昨晚并没有回来。

“怎么？她怎么能不回来？”我惊奇地问。

“这是常事咧。”她咬了一口油鸡条，递了一根给我，我摇头拒绝了。“她常到庵子里去求梦，总是一晚不回来，我想今早是一定要回来的。”

我问她疯婆子究竟是个甚么样子？她舞手舞脚地说了一大篇，我却始终不明白。一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单凭别人的抽象的讲说，是永世闹不清的，何况阿毛又不是甚么擅长人物描写的大文学家。

我们又在疯婆子屋里徘徊了一回，望着红木箱白叹了一口气，只是束手无策。在门口等了一回，希望看到疯婆子的丰采，

结果母亲来叫我吃早饭了，疯婆子还没回来。

饭后，我又过去和阿毛玩了一回，疯婆子还未回来。起先是阿毛觉得奇怪，随后婶母也觉得奇怪了，但奇怪尽管奇怪，大家总觉得不会有甚么意外似的。

又过了一天，仍没见她的踪迹，婶母着急起来了，教人到各处庙里去问，都说没有见到她。婶母口里喃喃地咒道：“这次找了回来，决不要她了，没做满的工钱算是丢进了水，我再担不起这样的人命。”

慢慢地过了端午，疯婆子仍是杳无音讯。我又要打点进学堂了，但我心里有两样事放不下：一是那红木箱子始终没有打开，不知里面是些甚么；二是那疯婆子究竟是个甚么样子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我想装病多留家几天，窥个究竟，不幸事机不密，被么妹子给泄露出来，母亲几乎要打我，我只好无精打采离了家。

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：疯婆子的踪迹终于有了，她因为近处的菩萨托的梦老不灵验，那天晚上由张公庙回来，不知听了谁的话，说南岳山南岳大帝托梦最灵，她于是不管远近，回也不回来，向人打听道路，就向南岳山奔去。身边带的钱不多，走了一天，钱已光了，挨了一天饿，又受了夜寒，病倒在一个破庙里。幸亏遇了白衣庵静远尼姑朝南岳回来，无意中见了她，才把她带了回来。婶母在她回来的第二天，便找了原来的荐头，领她去了。

后来每逢谈到疯婆子，无论他们怎样向我描述她的形状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始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瞪着眼，披着发，手里拿着一叠签单，坐在那只红木箱上，向人傻笑。这幅图画一直到现在，还没有从我心头失掉，虽然我始终没有见到她。

一九二九年